

进一步为科学的研究服务

顾 家 杰

为科学的研究服务是图书馆的一项主要任务，几年来这项任务在各级各类图书馆都得到适当的贯彻，作出了不少成绩，尤其是从1956年党中央提出向科学进军之后，文化部、教育部曾先后召开了图书馆会议，研究并推动了如何更好地为科学的研究服务的工作。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在全国大好形势下，也积极响应号召，连续召开了二次全院性图书馆会议，研究如何改善服务，发挥图书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这几次会议都获得很好的效果，许多图书馆都积极地采取各种措施改进工作，对我国科学的研究和生产建设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特别是在大跃进的三年中，图书馆为科学的研究和生产技术发展提供了不少切合需要的图书资料，解决了许多研究工作和生产中的问题。但是，形势在不断发展。科学的研究为了赶上世界上的先进水平，要求我们更及时更深入的服务。从这些方面来衡量，图书馆工作还远远赶不上形势发展的需要。因此进一步开展为科学的研究服务的工作，就提到图书馆工作的日程上来了。

为了有效地做好服务工作，首先应该了解读者的需要，了解研究人员使用图书资料的特点。科学的研究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行探索性、创造性的劳动。在开始选题、进行研究之前，必须先掌握大量图书资料和科学情报，了解所拟研究的问题有没有人做过？解决得怎样？是否还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题目决定之后，在实验过程中也需要资料。有的研究工作进行了一个阶段，发现有些地方要再核对资料或者改变方法。这是一。研究任务，特别是重点任务，时间紧，若不及时掌握必要的资料，不仅影响本身工作的完成，也会影响有关联的工作的完成。这是二。在现代科学发展快、分工细的情况下，一项研究工作的完成，需要多方面的配合、综合解决。因此需要的不仅是本门学科的资料，必然还需要有关学科的文献。这是三。对某一问题往往

有若干人同时研究，于是同时使用大量复份资料的情况是常有的。这是四。不同学科有不同的需要，如对尖端技术学科最主要的是最新的论文和技术资料；有些学科不仅需要最新的文献，也需要这门学科以往的文献，如生物学上为确定一个新品种，必须查遍所有有关的文献才成。这是五。掌握住这些特点，同时研究分析读者对象：读者的专业、程度、阅读兴趣、利用图书习惯等等，这样，图书馆工作者就可以据以研究如何根据读者需要来搜集、整理、宣传、使用大量有用的图书资料，从而提高工作质量，更好地服务。因此，开展对读者需要的调查研究，是目前最迫切的工作。

了解了读者需要之后，其次则是对准口径、分别服务的问题。

十年来各图书馆，尤其是各类型科学图书馆做了不少工作，获得许多成绩。但不可否认，即使是这些图书馆，也未能最好地满足研究工作的需要，为什么？其关键问题之一是服务对不准口径。

现代科学事业飞跃发展，科学工作者对图书馆的要求愈来愈高，表现在其随时需要掌握最新的科学情报和文献上；也表现在其所需资料内容的专深上。一般图书是一门学科或一个分支的总结，往往落后于科学实际的发展，因而一般图书对研究工作者是不够用的。他们需要的是新的理论、新的方法或新的技术（社会科学工作者也需要了解对某门学科的新成就、新论点，才能进行比较、分析、研究）。期刊论文往往是较新的文献，是不可少的。但是只靠期刊论文还不够。许多事实表明，科学技术研究报告、学术会议录、专利文献等资料的需要愈来愈多，它们补充了图书与期刊的不足，而且逐渐发展成为主要的参考资料。这一发展趋势应该引起科学技术图书馆工作者的注意。

研究报告由研究成功到发表要经过一段时间（从几个月到几年，有的不发表）。从发表印出到

寄到图书馆与读者见面(尤其是外文的)，又要隔一段时间。这是一。其次，近年来每年有很大量的论文、研究报告和专利文献发表。图书和情报工作者为了报导最新科学成就，节省科学工作者的时间和精力，于是编印了许多书目、文摘和索引。可是这些书目工具比原文的发表又迟半年到一年以上。所以在及时性上显得不够，不能完全满足科学工作者掌握最新资料的要求。从计划性看，一直到现在，虽然许多学科，如化学、物理、电工等方面已有不少书目工具提供寻找资料的线索，但是还有不少学科缺乏这种方便的条件。这是缺乏计划性的表现。在我国用本国文字自编的书目工具还很不够。许多书目工具，包括材料不够完备，或者交叉重复过多，影响研究工作者对它的信任。再如在内容上分类不妥当，篇名译得不准确，编排不善等等，亦影响科学准确性。由于这些原因，科学工作者自然感到不方便。因此图书和情报工作者若不积极改善书目工作，当然就很难满足研究工作的需要。

书目、索引、文摘有多种类型：有一定时期出版的报导性刊物，也有一定年份的累积性工具书；有范围较大或综合性的书目工具，也有小专题的书目工具。综合性、累积性的工具，对某一研究题目刚开始时泛泛地查找资料有用，对查找某一小专题资料，就不十分方便；同样，大型书目工具，如“化学文摘”，由于内容是多方面的，查找一个小专题就不完全合适。科学工作者需要利用小专题的书目工具。而现在出版的各种小专题的书目工具，往往也不尽完备且不及时，不能完全依靠其解决问题。所以现在应该从两方面着手。一方面是加强国家的领导，在计划性、完备性、及时性和科学性等方面改进提高。另一方面，图书和情报工作者应加强快报、学科总结评述工作和各馆自编文摘索引的及时报导工作。快报工作现由情报部门担任，图书馆应很好利用，发挥它的作用。学科总结和评述开展得不多，情报部门可以着手，图书馆也可以适当开展，有的专业图书馆已在进行。对期刊论文、科技报告、学术会议录、专利文献等的专题索引工作亟待改进，提高质量。对本专业有用的论文和报告而未列入文摘刊物等书目工具中的，图书馆应设法自行编制及时的对口径的索引或文摘，利用各种方式加以报导宣传，这对研究工作是有帮助的。

分别服务是图书馆中服务读者工作的组织原则

和方法，开展分别服务需要做好二件事。

第一、图书馆工作同志必须树立为读者服务的正确观念。采购同志应根据需要，在全面照顾、重点突出的原则下多方搜集研究工作上最重要的图书资料。所谓全面照顾，也须在一个地区内进行协调。前面讲过，为了解决一个研究问题，不仅需要本门学科的资料，也需用相关学科的文献。一个图书馆不可能把所有的图书资料全部搜集到，尤其是全世界各国出版的文献，如科技报告、论文，每年出版量数以万计，一个图书馆不可能全部搜集到。因此，一个图书馆一般只能根据重点研究的需要进行采购，其它有关资料可由协作的图书馆分工负担。这是有现实意义的。所谓全面，不是指不管质量全部“包下来”，而是选择最主要的质量高的图书资料，形成系统，形成特色。编目工作应该根据如何方便读者使用、分别服务等原则来编制目录，建立目录体系。比如某馆的读者对研究报告有特殊需要，就应该考虑是否就研究报告编制一套专门目录或者辅助目录。服务读者工作无疑的应该心中有数，熟悉藏书，把馆藏好书加以宣传、推荐，发挥图书的作用。而更要紧的是针对不同读者的不同需要，采取各式各样的方式，积极主动地服务。

第二、熟悉图书文献是做好服务工作的基本要求。藏书再丰富，而不了解家底，不了解它们的科学价值，怎样来向读者宣传推荐呢？单靠目录是远远不够的。以一个专业图书馆说，藏书一般有几万册，其中本门学科最主要的期刊不过几十种或百来种。对这些期刊的主要内容、水平、特点、弱点、历史变化等情况下些功夫，是不难掌握的。有些学科需要科技报告等特种资料，而这些资料的出版量现在一天多于一天，若不掌握它们的特点（如内容新、质量高、出版量大、机构复杂、编号繁复），是很让读者知道有用的资料而发挥它们的作用的。在一个综合性图书馆内，收藏面广，熟悉全部藏书，当然需要较多的人员分工进行。熟悉的方法，有赖于有计划地开展专科目录学的研究。就一门学科如物理学来说，需要研究以下事项：物理学的历史和发展动向，学科分支情况，历来有名的中外物理学家和他们的学说，在物理学史上的地位，他们的主要著作和版本。对每一本主要著作要了解其大概内容和特点，这本著作在本门学科中的学术价值。除科学家的著作之外，还应了解物理学的主要期刊和研

究报告等特种資料，以及物理学的书目、索引、文摘等工具书。这里要注意的，是图书馆工作者是从专科目录学的角度来熟悉藏书，而不是从学科本身的要求出发，也即是培养成为熟悉文献的专科目录学家，而不是学科专家。当然，如果他能够精通一门学科，那就很好，只是立足点必须明确：他是作为一个图书馆工作者，通过专科目录学来熟悉、掌握图书文献，来更好、更恰当地做好对口径的服务。有人說，这样好是好，只是太慢了。問題是在研究工作要求愈来愈高的情况下，不亟起直追，将无法满足需要。只有現在开始抓紧这项工作，才可以逐步提高我們的服务质量。

开展服务工作，各館应当根据藏书、讀者对象、服务方式等各自的特点与要求，参考友館的經驗进行，不可千篇一律。以讀者对象为例，一个专业图书馆的讀者有几类：高、中級和初級研究人員，各級工程师，以及业务助理人員、行政干部等。其主要服务

对象是研究人員和工程师。如果有某一本专业著作，應該首先供应主要讀者。若借給一般讀者，其需要程度与所起的作用，自不如前一类讀者，同时可能会影响前一类讀者的研究工作。这样分出主次，主要是从工作需要和所起作用的角度出发，从更有利於科学的研究事业出发。而某些图书，适合于一般讀者閱讀的，当然也不必推荐給專門的研究人員。

对联系科学技术工作者作对口径的服务，上海图书馆与天津市人民图书馆創造了新方法，作出了一定的成績，其可貴处是根据当地特点与要求，想出办法，积极服务。这种精神（方法还有待总结），可以应用到各个为科学的研究服务的图书馆，根据各自具体情况，因地制宜，发挥特色，相信一定可以创造出更好的成績。总之，各图书馆坚持貫彻調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針，摸清情况，熟悉藏书，对准口径，分別服务，工作必然能够大踏步前进。

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举办“我国目录学家郑樵逝世八百周年 章学誠逝世一百六十周年紀念会”

今年，是我国清代目录学家章学誠(1738—1801)逝世一百六十周年及我国第一部关于目录学理論专著——郑樵之“校仇略”完成八百周年；明年又是宋代目录学家郑樵(1143—1162)逝世八百周年。12月6日下午，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在該系每周之学术活动日内，举办了紀念会。会上目录学教研室副主任陈光祚讲师与系主任徐家麟教授分別作了“郑樵的目录学观点及其对我国目录学的貢献”及“試論章学誠的校仇學說”的专题报告。

陈光祚在报告中首先指出：郑樵在我国目录学史上是承前启后的目录学家，他前继刘向、刘歆，后为章学誠开辟了道路。其主要貢献在于創立了史家目录学，将“辨章学术，考鏡源流”作为主要任务，形成目录学上的重要流派。

报告接着提出体现在“校仇略”內的目录学思想，主要有三点：1.闡明了学、书、类例之間的关系。即“类例既分、学术自明，类例不明，图书失紀”，指出图书类例是否区分清楚，关系到图书的存亡与学术的发展，这代表了史家目录学的主要观点；2.主張目录应通录、紀亡、求全，兼收图譜。郑樵給史书艺文志提出一个任务——通录古今书籍，記錄存佚，并扩大范围，兼收图譜，使艺文志具有反映一个国家，民族，时代的学术流派，文化面貌的文化史意义，其“艺文略”就体现了这一主張；3.对待目录工作要“求书遺

使，校书久任”认为在古代要編制很好的目录，要派专人采訪图籍，用专人化毕生的精力来校理图书。

报告又談到郑樵对后世特別是章学誠有很大的影响，其“校仇略”影响到后世史书增添“校仇略”。章学誠并有“校仇通義”，近人杜定友有“校仇新義”的著述。他所提出的許多整理图书和編制目录的原则和方法，在今天还有一定意义，如他所提出的“即类以求”等八种采訪图书的方法对我们搜集地方文献，古书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陈光祚认为郑樵的目录学思想有其局限性的一面。目录学不仅在于“辨章学术，考鏡源流”，其另一作用在于推荐宣传图书，指导阅读，目录解决讀者需要与图书之間的矛盾。郑樵关于书与学之間的关系也值得研究。

徐家麟教授以“什么是章学誠的校仇學說”，“怎样批評继承章学誠的校仇學說”等为題，概括地論述，介绍了章学誠的“校仇通義”，指出章学誠发展了郑樵的“辨章学术，考鏡源流”的目录学思想，以“宣揚大道”作为目录学的任务，反对“甲乙簿記”，并在互著，別裁，治书方法上均有所卓見。

会后，徐家麟主任号召大家进一步研究郑樵，章学誠的目录学思想，批判地继承他們一切有用的思想，在他們的目录学理論基础上，来建立起我們民族本身的目录学体系。
(崧)